

王亞平 · 戈 · 茅合著

詩教新論



● 人 間 出 版 社 ●

8
A



詩歌新論

著者 王. 立. 古. 王



人間出版社

詩歌新論

·定價十元·

(外埠加寄費)

著者

王亞平

發行人

金商

發行者

人間出版社

重慶新生路

八四號附十號

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
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W1—3003

起

點

(代序)

中國詩歌自詩經以來是有着它的光榮傳統的，這個傳統具體的圖示了一個偉大民族的真實歷史的生活態度，也反映了一個偉大民族的欣喜與悲苦，這欣喜與悲苦便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聲音。這聲音在每個世紀，每個時代，都喚醒着我們，鼓舞着我們，它激起了我們的驚人的興奮，喚起了我們的美麗的憧憬，它促使我們走向着一個更新的時代。中國詩歌隨着時代的進展而變化，故詩歌的音符因時代的演變它便發出種種不同的音調，只要大類不泯滅，而詩歌的聲響也將永不消逝。

雖然中國詩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光榮的道路，它訴說了中國人民的活生生的歷史，但到現在，它的光榮却更加輝煌了，它的音調却更加響亮了，它向着新的時代而更加大大發展了，特別自抗戰以來詩歌走向了一個更新的階段，而大大改換了它的嶄新的面目。因此，中國詩歌獨作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「起點」，無論就創作的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看來，它都

不同於任何古典的作品，也不同於五四時代的白話詩，它是新的內容新的形式，然而，它却是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詩歌的光榮傳統精神。新的時代，須要有新的歷史內容，新的生活情調，新的波動音響，所以我們認為這正是一個新的詩歌創作「起點」。

同時不僅在詩歌創作上這是一個新的起點，而且在詩歌理論上也是一個新的「起點」，因為時代進步了，一切陳腐的落後的觀點，也就不得不隨着改變。新的客觀情況，新的現實內容，新的社會事物，須要有新的眼光來認識，用新的理論觀點去說明，我們決不能停留在一個固定不變的階段上。「詩品」，「文心雕龍」，「四聲譜」等等一類的著籍，決不能說明現時的詩歌理論發展，即使五四時代那種不徹底的膚淺的理論，到現在有很多地方也不適用了，更何況我們的理論知識一向就是貧乏的呢？

所以我們很早就做了一點小小的願望，希望在創作上努力觀察自己，砥礪自己，在詩歌理論上也想從淺試膽漸做一點小小的研究工作，我們自以為「志大才疏」，修養還不夠，要想找一點參考書也很不容易，現在的「嘗試」工作，還只能限於個人生活經驗的範圍。倘有「一得之見」，亦云不為「虛妄」了。在光，這事情是常常談起的，不過終於未能形成一個具體的計劃，直到有一天在談話中偶而激動了興奮的情緒，於是當時便擬定了幾個題目，共分作十二章，我們兩人

各分爲六章，在指定的時間內，匆匆完成了這本書，就定名爲『詩歌新論』。

我們是詩歌戰線上的一個哨兵，我們冒險的放出了第一槍，射出了第一顆子彈，至於這第一聲槍將激起怎樣的反響，這第一顆子彈將放射出怎樣的火光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然而，我們衷心地願望：那是希望『彈不虛發』，願新時代的詩人，拋棄一切陳腐的落後的觀點，向着人類的新生，寫出他們豐美的詩篇。用振動的聲響歌唱出人民的哀樂與悲苦，用激越的詩琴彈奏出戰鬥的英雄時代的血和淚！一九四二年將要度盡了，一九四三年那新生的年代又要到來了，我們謹以此書作爲個人的一點小小的紀念，并在百花盛開的春天作爲獻給愛好詩歌的朋友們一點微小的贈禮。

署者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。

詩歌新論目次

起點（代序）

一 詩・詩人・生活

二 詩的真實性與現實性

三 主題與題材

四 詩的形式

五 語言美與音節美

四二

三六

三三

三三

六 詩的情感

四九

七 詩歌的形象性

六〇

八 詩歌的典型性

七四

九 詩的風格

八三

十 詩歌的表現技術

八五

十一 詩的價值

一〇一

十二 詩的參考與鑑賞

一一三

一 詩、詩人、生活

詩是語言的藝術。詩是一種語言的創造，一種真實生命的創造，一種完美的藝術的創造；沒有生命，沒有生活，沒有理想，沒有創造的搖動，沒有思想，沒有情感，沒有蘊藉力，便沒有詩；詩是一種音樂，是一種生活的呼聲，我們不能沒有詩，可是，在常人却不一定能够感受它，而詩人恰恰在平常的生活中感受了詩，且賦予了他以熱烈的健旺的生命力，這新的生命力，自詩人更創造了更有力的即使是常人亦可感受的真實生活的詩。真實的詩，是有生命，有熱，有愛，有價值，有人生意義的詩。它能够促更人類向上發展，向生活去鬥爭，在人們的心裏喚起對現實世界的理想和未來的真實的希望，所以它是夢的。詩不是哲學，故它不能以抽象的思考去解釋世界是怎樣，而它乃是以具體的形象來說明世界是這樣，這就是哲學和詩在表出方法上的最明顯的區別，但它們的目的却只有一個，都是爲了要改造世界。因此，詩乃是詩人的世界觀的最具體的表現，同時也是詩人在創作方法上的一種確切地實踐過程，沒有這個過程，就不能够表現爲詩，並

且在這個創作實踐過程中，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生活理解和世界認識的全般知識的綜合的圖畫。

詩是未來世界的預言，現實生活鬥爭的呼聲，因為它是完美的藝術的表現，所以它必然是生活的。離開了生活，便沒有詩。一首詩不僅僅使人們了解了它所包含的一切意義，同時它更應使人由它而想起人生中一些更深沉更遼闊的美麗的憧憬。詩人如何創造他的詩呢？這就是對於外界事物的理解和認識感觸等，因而在詩人的心象中喚起了一種強烈的感覺，然後注入了深邃的思想內容與無比情感的狂熱，透過了他的豐富的寬博的想像世界，昇華凝結成了真實的活生生的形象，這形象以語言的形式被表達出來，這就是詩，這就是全部的創造過程。

生活乃是詩歌的真正源泉。一個詩人倘使不能更多的去體驗人生，便不能寫出真實的詩篇。詩人先忠實於生活，方能忠實於藝術。因為詩的旋律，詩的音節，乃是生活的跳躍和律動，乃是勞動的音樂和節拍。人活著，有喜怒哀樂，有憂憤，於是也就有歌唱。有人說詩：『永遠是生活的牧歌』，這話是不錯的。

我們常常說：『體驗生活』這句話，然而它的真正意思是怎樣呢？並且要如何去『體驗』呢？也有的喊著說：『我的生活太空虛了，我簡直沒有東西可寫，我什麼也看不見，觸不到，抓不住，生活對於我只是一張白紙，叫我寫，寫什麼呢？朋友，完了！——我不能告訴你一個字！』

「這時就有人跑出來說：『向生活去學習吧，好，就是這樣，——你好好去體驗生活罷！』然而，第三個人又補進來了：『不行的，說什麼生活都體驗過味道了，但我仍舊寫不出一個字來。哦，對了！——我沒有才賦，文學是悲哀的！』我們的生活當真『空虛』麼？一個人當真完全沒有一點『才能』麼？而且當真從生活裏竟體驗不出一點點東西來麼？

不是的，完全不是的！

第一個人證明他完全不識生活，而且更不會生活。他自己是一個活的人，他不知道那就是生活。第二個人是對的，但他卻沒有說出為什麼生活？怎樣生活？如何生活的道理來，所以第三個人仍然覺得糊塗。他糊塗地生活下去，也糊塗地渾沌下去。他不認識世界，也不認識他自己。這就是現實的停滯和自然的奴隸。

所謂『體驗生活』，這決不是一句空話，它是具有實際的意義的，一個人必須有極大的勇氣，正視一切，更必須有極大的努力認真理解一切，方能談到生活的『體驗』。馬馬虎虎，敷衍衍衍，苟且了事，凡事粗枝大葉，不求甚解，或一知半解，怎麼能够談到對於生活的『體驗』呢？要知道，我們說的『體驗生活』，決不是毫無感應地去生活，有了生活的感應，才能有生活的認識，才能把握生活的重心點，才能理解生活並體驗生活。譬如，在空曠的山野裏，你看見有一片樹

舉的野火，那火燒得非美，因而有了讚美光明的感應，你感謝盜取天火的柏羅美修斯，你歌頌鑽不取火的蠶人氏；如果你看到了法西斯強盜的飛機，在猛烈炸人類的城市，在屠殺千千萬萬的無辜的人民，在毀滅人類的世界，這強盜的屠殺的烈火，同樣也引起了你的感應，你要咀咒這樣地無情的烈火，你要仇恨法西斯！在生活種種不同的方面，引起了你的種種不同的感應，因此，在詩人的詩裏也就有著種種不同的表現，然而，他們却要有一個一定的世界觀，不至為各國五色繽紛的世象現象所迷惑，所動搖。一個人不僅要生活，同時要能認識一切生活的發展規律。這個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，使我們認識各種生活現象的根本來源。這個規律又可以使我們了解分析各種生活現象的最科學的方法，有了這個科學的方法，我們才能善於概括各種事實，才能善於總結自己生活的經驗，然後方能知道更好的利用我們的經驗，說明各種不同的事實，用概括的方法，得出了總合事實的真實性，以語言的形象表達出來，詩人創造了他的詩。這就是「體驗」，這就是對於生活的真正的「體驗」。要深入生活，才能體驗生活。詩人不是一條沒有思考能力的鱷魚，當他走入生活的大海裏，詩人的心理活動必須溶浸在裏面，你不能把一顆心拋棄到水面以外去。這樣你才能與大眾共歡樂，共甘苦，人民的意志，就是詩人的意志，詩人要為人民表達出自己的意志來，他必能勇敢地發言，呼籲一切生活的呼聲。詩人不能逃避苦難和辛

的人們。這樣詩人就會耽誤了現實。一個離開人羣的人，一個沒有事業的英雄，就如間沒有水的魚，他一定要死亡，要毀滅。分擔人民的苦樂與不幸，這正是詩人的神聖的天職。

「體驗生活」者何？如此而已。

單有生活的熱情，仍然是不能夠認真「體驗生活」的，除了熱情而外，更必須有生活的實際精神。平常說的「切合實際」，就是實事求是的意思。生活的熱情和實際精神的結合，就是認真「體驗生活」的確當態度。有了嚴肅的生活態度，才能莊嚴的正視人生，才能嚴肅地寫出真實的詩篇。

人們慣說：詩人是「大眾的歌手」，為什麼呢？是誰為他佩帶了那光榮的寶貴的「桂冠」呢？正是人民賜給了他這個榮譽的稱號。因為詩人是廣大大眾的代言人，他的歌，是「為人之志」。他的熱情點燃着自己的生命，也鼓舞着大眾的鬥爭的熱忱。人類的生命又蘊藏詩人的熱情發覺出來。詩人有着最高尚的優美的情操，他不吝惜自己的一滴血，他以至誠的語言，告訴人們一切生活的真理。詩人不僅是社會的鬥士，而且是藝術的鬥士。他向黑暗，向醜惡，向不合理，向庸俗，向殘暴，向非法，向一切壞的傾向作鬥爭。他是自覺的鬥士，他是時代的領袖，他是向真理進軍的尖兵，他為全體而戰鬥，而呼號，他不是孤立的一員，他是大眾集團裏的一員戰將。

詩人的武器是語言，所以語言的知識和生活的知識就是詩人儲藏武器的寶庫，失去了這座備戰武器的倉庫，詩人將不能武裝自己，他將變成一無所能的懦夫，他便失去了一切戰鬥的力量，同時他也說沒有了生命，沒有了愛，沒有了熱，沒有了力，他是一個鐵核的俘虜，他變成了一具屍屍，一架沒有聲息的機器，從此也就失去了他那蒼翠輝煌的光芒四射的「桂冠」。

能夠愛人，愛生活，愛真理的詩人，便永遠不會失去他的熱情的生命力，愛的愈深，其生命力愈堅強，其自信亦愈高，愛的愈強烈，其戰鬥力愈勇猛，愈加銳不可當，像古代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克勒斯一樣，他便是不可戰勝的。人民是詩人的母親，背棄了自己的母親，也就成了一個失敗的安泰。

詩人是傳播真理的殉道者，但他却不是宗教家的信徒。宗教家教人們愚昧無知，教人們忍耐，教人們承認自己是罪人，強迫別人在上帝的面前懺悔，教人們忘記現在，把虛幻的希望寄托在未來；詩人則教人們有智慧，教人們鬥爭，教人們認識自己是社會的主宰，教人們牢記着現在，教人們為實現未來的理想而創造，教人們醒悟：認識真理，愛，和自由。

詩人不是上帝的「選民」，也不是「自選者」，他只是為實現人民意志的奴僕。所以他不是轉動為人一等的邪神和社會超人類的「傑出人物」。但詩人也有他特殊的地方，因為他是為真理而

傑的天才者。然而，天才却不是一生下來就表現了與衆不同，「天才只是特定環境裏成功的人」。（艾青）。莎士比亞是天才，歌德是天才，普式丁是天才，屈原，李白，杜甫，也都是天才。可是，我們却不要忘記了另外的一面：要知道詩人開始並不是爲了他有天才才寫詩的，要緊的是刻苦的努力，堅忍不斷的經常的繼續寫作，才能創造天才，並培養天才，以之成功真正的天才詩人。除了刻苦地學習和不斷地努力寫作，積累經驗，這於創造，能够源鍾生活的情感，善於捕捉與聯綴思想和想像的閃光的斷片，刺露生動的形像等等，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天才的。感覺的銳敏和思想的深刻，及其發揮生活底蘊的勇敢精神，是詩人的天才表現，在這些地方他可以說是與常人不同的。

如果閉眼一閃，躺在牀上睡覺，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「天才」呢？沒有的。倘有人說：「這人是要有靈感的，沒有靈感他就只有睡覺。」什麼叫靈感呢？靈感並不是萬能的魔術，好像看又看不到，摸又摸不着，想又想不出，嗅又嗅不出味道來，來去無蹤，飄忽不定，呼之不應，燕然騷來，氣象萬千，拒之不能，避之不透，於是詩人以此創造了詩。這是唯心主義者的說法，完全不正確的。以爲靈感就是神祕，那就完全上了神祕主義者的大當。我們所說的靈感是什麼呢？它不過是表示詩人捕捉思想情感的一組快樂的激動的心境而已。靈感就是詩人內心的熱情的激發，和

外事物感應的一種和諧的融合，一種燃燒的情緒與欲向外表達的創作慾。到了豐滿的飽和點，並且是想盡力的高度的瞭解。靈感乃是詩人思維活動的表現。思維不是獨立的存在，靈感值是思維活動的強烈的表現，它更不可能成為獨斷詩人的魔術家。左勒克說：『對於作家最重要的保障神經的活力的清新，肉體的健康和平衡，僅僅從這裏才會產生的那種優越和必要的情緒，對於作家便是靈感。』又說：『靈感是肉體上的狀態，完全是人的附屬自由意志。』

科學的真理告訴我們：『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，恰巧相反，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』。所以詩人決不應為等待靈感才寫作。創作的情緒是要從實踐的過程來激發，來培養的。如果詩人單是爲了等候靈感的降臨而寫作，那末，你還是躺到牀上去睡覺罷！

詩是律動的藝術，它有生命，有音響，有旋律，有燃燒的情緒。詩不是歌，要怎樣區分它們呢？有人襲取了山歌小調的格式，說是詩，這是不妥當的。『詩經』大序序云：『詩有六志，歌永言。』古人最早就把詩和歌的意義分別開來了。『詩有六志』，就是抒發詩人的情思意蘊；當然，這個『志』是包括了整個的思想情感的內容的。『歌永言』主要指音調說，因為它是歌唱。所以歌比詩更着重於音節，更偏重於聽覺的藝術，它要能唱，情緒比較單純，在結構上它不是不可能有複雜的形式，而總是比較簡單的，而詩它的思想情緒則是比較更強烈，更純粹，更含蘊，更

深沉，更永恆的。它是產自民間的藝術，它是人民生活情感的自由流露，它歌唱人民的希望，它歌唱人民的哀樂，它是習慣的傳統的民族的音響，因此歌無論它的形式，內容，情緒，都是非常單純，質樸，自然的，它沒有修飾，沒有雕琢，所以它仍帶有一種原始的性質，而且歌的作者很少人知道，正因為它多是由於集體創作的緣故。所以一首歌，常常不是出自一人之創作，而是經過了多人吟唱的長時間的產品。在形式上，歌的變化很少，且常有反復的詞子，或用一定的詞子，變換一下新的內容，就又成了一首新的歌。最好的民歌，如：

(一)

不怕勞苦不怕難，

兒子殺敵我耕田，

不怕稀泥不怕磚，

哥哥殺敵我插秧，

(二)

太陽出來磨盤大，

東莊有個好人家。